

## 〈台北都會〉《真情人物》Candy Bird 街頭塗鴉 「圖」顯社會議題

+

Print

✉

📌

g+1 1

Tweet 0

f 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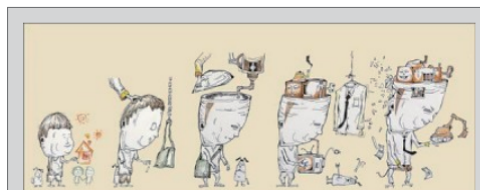
分享

5

2013-09-29

記者郭安家／專訪

台北廢墟、拆遷現場最近出現大批黃色大頭先生塗鴉，主題多與都市更新爭議、上班族窮忙、核電廠利益、生態浩劫等社會議題有關，隨著民怨高漲，這類塗鴉也越來越多，特別的是，塗鴉充滿故事情節，似乎沒人想蓋圖、抹去，牆上斗大署名Candy Bird（糖果鳥）。



Candy Bird的塗鴉草稿，反映台灣小朋友受到填鴨式教育，長大後成為被壓榨的上班族。（Candy Bird提供）



### 大頭先生 諷社會不公義現象

約三年前，媒體開始大力報導都更，台北市都市更新處開放URS27華山大草原供藝術家創作，華山貨運站牆面出現十三幅連環諷刺畫，一個土黃色的大頭先生喝完黑色飲料後，從肚子拿出挖土機，房屋哭泣，擁擠城市冒出黑煙，大頭先生打開頭蓋，腦滿廢墟。路過民眾叫好、拍照，都更處被自己的公共藝術反諷，這套塗鴉留存至今。

Candy Bird笑說，當時還是街頭塗鴉客，URS27委外藝術機構致電，原本擔心挨告，原來對方是想邀請創作，他說：「我不想要有金錢往來，你們也不要干涉我畫諷刺圖。」最後塗鴉完成，獲得該機構人員讚許。

動。（Candy Bird提供）



Candy Bird至士林文林苑拆遷現場畫一個人肉鈔票壽司，諷刺拆遷案「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」。（Candy Bird提供）



Candy Bird至華光社區塗鴉，反映社會大眾不願看到拆遷真相，及背後商業利益。（Candy Bird提供）

卅一歲的Candy Bird華梵大學美術系畢業，退伍後在公共藝術接案公司從事平面设计，每天工作十二小時，月薪兩萬三千元，豈料半年後被炒魷魚、也沒領到資遣費，之後他到拉麵店打工，夜晚在街頭塗鴉，時常思考「為什麼台灣藝術圈這麼菁英主義？」

Candy Bird偶然機會結識獨立樂團「薄荷葉」鼓手鄭凱同、三鶯部落顧問江一豪，不久他擔任「三鶯部落反迫遷小組」美術人員，也前往新店十四張拆遷聚落、文林苑、華光社區等地，他將「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」的感受設計成鈔票壽司人圖樣，在拆遷現場創作，凸顯「何處為家」。

去年三月，文林苑拆遷在即，Candy Bird受邀在王家外牆繪製鈔票壽司人；今年他到華光社區拆遷民牆畫一個不平衡翹翹板，一端大胖子含奶嘴駕駛怪手、口袋飄出鈔票，另一端則是澆花小女孩，一旁有不少大頭先生眼睛被口罩遮住，似乎反映大眾不願面對真相。Candy Bird說：「畫越多這種圖，代表社會有越多弱勢被迫遷，寧願這些事情沒發生過，讓我可以好好創作。」

尊彩藝術中心  
LIANG Gallery

T +886-2-2797-1100

F +886-2-2656-0033

✉ lianggaller@gmail.com

🏠 www.lianggaller.com

台北市11492內湖區瑞光路366號 No.366, Ruiguang Rd., Neihu District, Taipei 11492, Taiwan

開放時間 Gallery Hours / 11:00am~6:00pm 週一公休 / Closed on Monday

Candy Bird塗鴉美學承襲巴西街頭塗鴉，他將三角形等幾何圖形拼裝成Q版的人像，大多是穿西裝打領帶的大胖子，身旁總有鈔票，對照瘦巴巴的長條人，反映社會不公。

#### 藝術隱喻 期待喚醒官員省思

很多人問Candy Bird，為什麼不直接寫「強盜政府」四字，他說，參加社會運動幾年下來，深深體悟「大聲罵政府其實不會改變什麼」，改變必須來自自我意識；藝術繪畫是種隱喻，漂亮的塗鴉可讓人駐足欣賞每個細節，進而思考這社會怎麼了？也許哪一天有官員、公務員看他的畫，會開始省思。

今年七月，Candy Bird的塗鴉獲巴西社區藝術組織青睞，受邀到薩爾瓦多、里約熱內盧參加fevala（俗稱貧民窟）藝術創作，與世界各地塗鴉客妝點破爛牆面，行動類似台中彩虹眷村。他說，薩爾瓦多社區美術館與貧民窟只有一街之隔，當地窮人卻不曾入內看展，藝術家透過街頭塗鴉帶給貧民新視野與快樂；這是台灣最缺乏的，他希望能與社造團體大力推動。

#### 空間反抗 期許年輕人認真做

街頭塗鴉違反「廢棄物清理法」，多數人不認同。Candy Bird坦言，台灣較接受街頭公共藝術，對塗鴉反感，但也有人認為社會太過秩序，需要塗鴉，其實塗鴉代表空間反抗，有存在必要，但他不贊成有些年輕人把塗鴉當惡作劇，他說：「想塗鴉的年輕人就該好好幹，別浪費時間只當成玩票。」